



按察副使張君和傳

劉昌

君諱和字節之蘇之崑山人也少好學年十七爲詩歌有奇名宣德十七年乙卯君年二十四與弟穆同應進士舉之南京時少保柳陽鄭忠愍公爲京尹有惡君於公者公大怒乃召諸應舉者歷驗之君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然將置之法邪將械送於其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塏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公有爲人孰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忌惡者之所爲公不究竟而卽治之不亦中彼人之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

以中止吾其試之乃悉出諸應舉者而留君與所謂  
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君文先成公讀君文良久  
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君曰聞吾祖以來  
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  
林尹先生鳳岐也又讀良久乃謂君曰汝姑去吾當  
有以處子矣君既入場屋而其舅氏湖廣叅政沈餘  
慶時爲水部郎中俟君出卽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  
艾鳳翔誦所爲文虞衡曰以君之文鬱暢而詳整當  
在首選旣而君弟穆舉前列而君下第餘慶復與過  
虞衡虞衡曰吾誦君文甚習吾請舉之遂爲誦君初

終場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鄺  
雖信君爲忌惡者所搆然不入其文於主司而君亦  
退然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固非所急且吾嘗自  
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之一屬耳不忘吾何  
敢望哉遂去入崑山中取五經諸史及秦漢以來百  
民之書叅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而吉豐期菴  
彭公以監察御史提督學校來南京而訓導張承翰  
首以君言公至蘇乃起君崑山中復以應進士舉君  
以鄺公爲辭公曰鄺公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初  
考蕭聰以君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

之語謂無所據落其卷而學士吉水錢公侍讀雲間  
陳公覆考責問聰左道義聰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  
朱勾以誌之蓋如君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  
午君年二十七矣明年己未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  
第二人君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及第而以目疾  
擢第二甲第一人學士錢公與諸老入朝嘗遇之指  
謂鄭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鄭公曰吾昔爲京尹知  
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時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  
書素竒爲至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  
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

侍郎私問君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  
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語君成  
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蘇之人從者益衆君益  
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辭對客展紙伸筆頃刻千  
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顰眉走若將浼焉有參將  
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君慕聶先生  
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于下君曰吾  
爲聶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  
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供具燕君君  
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趙公會于故少保陳僖敏

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君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景泰庚午君年三十九主考江西鄉試誓而後入所取士多知名二年辛未君年四十以疾平至京時太子太師王文端公在吏部人猶以君目言者文端公曰張和天子不鄙而賜進士出身人乃不能容耶是年夏拜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至官清謹儉約持禮法甚堅雖至親舊與貴豪人不可奪部有讞決申奏必君詳定而後行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啣茗碗碎水淋漓

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人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碁縱論古今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間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六年乙亥君年四十四朝廷修宋元通鑑綱目君以大臣薦驛召入館時多主陳子涇通鑑要言胡粹中續綱目而叅訂於李壽劉時舉陳仲微朱右張美和梁寅劉剡所著書與宋遼金元本史及宋宰輔編年錄元經世文典羽儀以建隆八年大書宋統而分註列國之年子涇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書正統侍郎劉

文介公深是羽儀議於子涇陳橋自立之文乃欲做  
劉剡書衆立而君私議曰朱子書郭威自立則已爲  
宋祖陳橋張本恐子涇之書爲是胡粹中續綱目於  
至元十一年遽大書元統君則奮然曰宋海上未亡  
元烏得有統粹中又於編中嘗一歲連月書太白晝  
見君曰春秋謹嚴綱目法春秋也宜書是歲太白屢  
晝見太子太傅淮南高公聞館中於子涇粹中書有  
所更定不喜旣見君稿曰此良是居無何爲天順元  
年丁丑君四十六有言修綱目無益君乃以舊官遷  
南京然業心厭事惟手不釋書人求有所稱說者固

拒之至一字不與是年以主事進署浙江司員外郎  
明年實授又明年以員外郎進署陝西司郎中五年  
辛巳君年五十朝廷復置提學官君又以大臣薦拜  
浙江按察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於所遊一人面  
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君揖以還  
爲臥不食者一日乃指心歎曰吾已廢一日又肩厚  
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  
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  
持爲君壽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  
生訓諭就其賢否之尤者而叙黜之其條約之詳可

旦夕收効浮濤江遵海入山甚勞弗暇息有故吏于君者自京來間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于人有愚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君君不虞有他吏旣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訥訥言吏故君固不知巡按官使人於君凡三往返而君罷試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愚生而事以白八年甲申君年五十三再至金華還得疾旣甚猶點校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然自惟不可起舟至崑山抵家而卒弟穆字敬之亦由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爲山東按察副使

劉昌曰士幸甚無名無名則無爭無爭斯亦免矣其甚不幸以文名以文而名則爭者日起而毀謗至安在其能成名也君少卽爲忌惡者所爭屢不得志及旣伸於天子之廷又以疾抑則名者非惟人爭之雖鬼神且爭之耶至被召修史名大振然未久卽去去乃遺棄文事益自治其身心恬不較於人而人今稱能文者必曰張君掩之而愈彰棄之而復來終得以侈然裒其所有而惠諸人當是時非無爭者君能讓之而爭者不能爭也爭則毀無爭則立吾今而後知張君之立於名而成於文是以傳張君

湘江按察司副使張公文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文其字存簡張氏世爲泰州巨家然未有顯者  
至公曾祖德林祖仲信益以善聞父頎始舉于鄉終  
國子助教用公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成氏  
贈宜人繼許氏封太宜人公生有至性在童卯如老  
成初助教公典教山陰公侍行適遭成宜人喪哀毀  
不食蓋絕而復甦助教公難之遣從學一時名士之  
門公亦自奮力學久之還爲州學生屢試弗第有識  
者曰是不當小成者天順己卯舉南畿鄉試第一人  
尋遭助教公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遂



與予同登進士第秦州入國朝預甲科自公始筮  
仕刑部江西司主事壬辰進員外郎癸巳吏部奏擬  
公山西提學按察僉事甲午復擬山東皆不果是歲  
進郎中公在刑曹最久有所讞必本於公恕他司獄  
有未具者多移鞫于公既讞無後言丙申以日食星  
變詔選使十三人錄繫囚于天下公分地畿內平反  
誅死者百十有六人雪徒流以下千有四百人其辨  
馬平兒事尤愜人意平兒報父讐殺人抵罪公上言  
君父之讐臣子所必報反覆數百言讀者感動畿內  
人有繪其像而祀之者丁酉大水歲侵復有詔選使  
五人賑恤之公分地兖州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又上  
疏請分府庫餘資以慰倒懸語益痛切蓋活饑民五  
十二萬人復流移一萬七千口婚嫁男女之貧者五  
千三百人釋大辟囚二十餘人他如通貨財修祀典  
申掩骼埋齒之令皆自公發之己亥陞淞江按察司  
副使有醜商李成誣販鹽者爲盜轉引至十九人初  
訊者以爲實多疫死獄中存者僅六人公覆訊疑之  
審詰得其情六人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尚  
多在淞踰年大率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蓋未竟其所  
施而以家艱歸矣得年五十有七

湘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成神道碑

丘濬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劔寇起于閩旣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

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願仕遠方得交趾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 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

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訶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

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僞以名降  
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  
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  
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  
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  
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  
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  
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  
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齟齬厲聲以諭  
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

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  
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  
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  
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  
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  
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其子魯新會  
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予惟自南方有  
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旌者僅四人其三人  
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  
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

也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  
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劫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  
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丑安  
久叅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  
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  
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  
鄧公顯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  
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  
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閩公睿墓

銘

陸深

公諱睿字汝思別號三樂道人世居祁之會善里曾  
祖孝先祖棟咸隱於農父靜菴贈文林郎永清縣知  
縣母呂氏贈孺人公生而臞靜菴委曲撫之每令於  
羣兒嬉戲公惟旁睨而已少從餘姚毛世達授孝經  
卽了大義初靜菴明法律筮仕爲通倉副使稍遷上  
海縣稅務大使故公從來上海遂學於校官盧先生  
不踰年而通禮經貫穿百家豁如也時上海令會盧  
於學官試之謂靜菴日子嗣國器也汝官雖薄奚憾

耶會靜菴卒於官公扶柩歸葬如禮服闋補增廣生  
督學使奇其文遂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第  
授永清知縣永清素稱難治公至治以誠信仁禮勸  
農聽訟俗爲之變又雅意學校修葺考校弘治辛酉  
縣蝗公發粟易蝗民捕之積至萬餘石故永清獨不  
災巡撫周公以事聞有銀幣之勞縣有壽府莊窪下  
不成田居民歲代輸無從敢言公覈實悉免之時  
孝肅皇太后有莊隣牧場幾爲所侵公疏請還之乃  
遣中貴人來按公力與抗復地百餘頃中貴人譖於  
太后后斥曰此爲國官也汝奚白耶有事於霸州

州民願借以爲守縣人急往爭之訟於撫臺都御史  
洪公曰是當作風憲官耳非郡縣能留也滿一考進  
階文林郎例得推恩贈及父母已而檄召當去永清  
民遮留不可得至欲建生祠公堅卻乃止瀕行遺一  
履掛縣門從民願也正德辛未流賊至郊賊首齊彥  
明者公舊抵禁也感公德繫馬數匹於門望堂泣拜  
而去時巡撫毅齋李公寄詩云強暴思恩曾繫馬市  
民懷德願留靴蓋紀實云旣入朝試陝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北城正德初元事務紛更公直言無忌有侃  
侃風奉勅查盤甘肅諸鎮倉糧糧多虧折官皆鬻妻

子償之有自經者公革兜攬之人禁兌給之弊設法  
取盈釋淹滯之官凡六十輩舊例官軍馬斃所司責  
其人貧者至典妻買馬以應因循成俗公命屯地每  
頃出銀一錢以給買馬仍嚴典妻之禁嘗經祈連暮  
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公詢諸左右曰  
山徑冰滑非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蓋神助  
云公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衆咸  
以爲公所感云暨復命疏邊務數條 上皆嘉納諸  
鎮至遣行之遂命巡按陝西時逆瑾擅權凡公出者  
必厚賂不然輒加譴謫公曰寧禍吾身不忍剝吾

民也寘鏹之亂寔遊擊仇鉞功逆瑾欲歸功於總兵  
曹雄雄瑾親黨也公上疏別白之瑾怒遣錦衣官假  
他事逮之未及而瑾敗公獲免未幾陞浙江按察副  
使奉勅巡視海道海接東南諸夷設憲臣爲備自逆  
瑾裁革之後倭寇乘時劫略勢要開洋覓利公旣至  
水操艦戰豪有斂迹海道爲之肅清歲甲戌以疾致  
仕歸邴優游田野之間芒鞋貝服號晉郊耕叟云暇  
日讀書不輟視世務漠如也辛卯冬忽嬰痰疾旣革  
從容談笑然無言諸子請後事勗以勤儉耕讀福善  
禍活之道賦詩一章端坐而逝寔壬辰正月初四日

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享年七十有二公性敦直宦遊  
二十年以清白自持家居衣食澹薄宅舍僅蔽風雨  
人無少長賢愚皆誠心禮接凡族人親友貧不能婚  
娶者輒出貲濟之友人王佑卒官於廣昌尹樞還家  
貧子幼得公而葬其仁厚類若此性少飲酒善吟咏  
有晉郊集若干卷

浙江按察司副使高君貫墓志銘

邵寶

正德辛未予在戶部奉命兼僉都御史視漕舟于北  
河時高君以郎中從明年壬申君擢浙江按察副使  
又五年丙子君考績京師歸道得疾至丹陽南數里  
卒君諱貫曾唯其字別號恕齋系出齊公子高後世  
居濟南之歷城初祖宋銀青光祿大夫逸民扈蹕而  
南至江陰留籍焉七傳至江陰州教授雲卿支屬寢  
衍鄉稱其居曰高巷又三傳入國朝曰升之者當兵  
亂後再立門戶於君爲高祖曾祖彥恒祖鵬運有孝  
行父某號希菴績學未舉以君貴累贈戶部員外郎



母邵氏累封大宜人君生氣色英偉與羣兒嬉獨被繡襦爲統領狀見者異之弱冠入縣庠與兄舜穆偕舉乙卯鄉試已未得進士尋以省母告歸辛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三沽諸牒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隄爲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斂戢隱然爲河渠重者三年乙丑改刑部廣東司實分治禁衛君取舍重輕惟法民用不寬丙寅奉命錄囚江北諸郡進署郎中時姦瑾焰方熾君共職不阿有百戶張福者訟而抗往愬之瑾瑾下

君詔獄旣而邀重賄將復之君謝不應遂謫知遼州君因俗爲政歸之禮法若修復廢墜往往有出常格者庚午瑾誅遷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民攀泣留履以詔恩加贈封典辛未進浙江司署郎中是秋流賊焚掠運舟君時從予有才敏爲諸同事所推事在部牘君之遷副使也流賊方南擾江陰而江西賊且奔突浙境君過家卽之官會巡視都御史陶公初至君巡衢嚴道首劾叅將李某失機按察使缺君署篆數月憲度貞蕭同官有以門禁故至大詬者君不爲變旣而其人以他事逮下詔獄詞濫及君卒不果逮中監

某在市舶雅敬重君比遷鎮守意屬心膂而君顧疏  
之於是請託之弊不戒而息舉廉黜貪各得其情御  
史上君狀旣考最進階日且超擢而君不可起矣君  
英敏方毅孝友夙成臨利害不惑敏遜好學仕而益  
勤在涪頭遼州日有程課且進諸生而講肄之其在  
戶部爲尚書孫公侍郎喬公所知凡大題奏必屬君  
以藁君欲置義田願力不足乃始以百畝而自爲計  
大略謂斗石之粟十之助可十人猶愈求豐而久埃  
也痛希菴不逮養焚黃之日伏塚悲慟久之事邵太  
官人所夕以歡舜穆官江西嘗以法忤勢家時其入  
覲圖構黜之或告君使爲行賂祈遷君不聽見執政  
力辨不辟會舜穆以靖寇進右叅議致仕歸君喜曰  
事白矣比還浙遇所構者峻絕之曰吾不能匿兄怨  
與見也弟贄以鄉貢知崇安而卒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熙墓志銘

顧璘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  
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訃至南京余往哭於其  
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爲御史  
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  
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  
猶銜之踰年復擿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  
廷撲五十囊舉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  
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以先擊刺貴  
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上御極乃起之

守饒甫遷今官而遽已矣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  
厄人將柰何哉君諱熙師文其字也先世蘇人入國  
朝始爲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繼  
母趙氏俱恭人君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于  
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旣起  
守饒不以廢而倦意所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  
無奇石器無精瓷君子曰廉爲御史居桑梓之間執  
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有  
訪僅一往謝而已居飲虹橋側時輩稱曰飲虹先生  
亦況其負氣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尚友集明農  
稿生天順乙酉生三十一年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  
年甫六十

浙江按察司副使曹公時中傳

兄泰附

錢福

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嫌於漢  
宦者請於朝以字行曰時中題其居定菴學者因尊  
稱之曰定菴先生先生清曠飄逸洒洒然有出塵離  
俗之態行則鶴步止則鸞停掩映於碧梧翠竹之間  
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與人言温温然恆恐人不得  
盡其情雖負販與隸與之接亦惟恭惟誠至有悍戾  
傲狠者遇之不覺自失平居無疾言遽色涵容淵泓  
不立崖岸若無所別白者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  
櫛之於髮綜之於絲雖密而不亂其於出處進退辭

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校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  
確乎其不可拔也若急人之難聞不義事及有不可  
人意處或強弱曲直不得其平者不問利害力可及  
否卽思欲赴之有古俠士風烈又與其爲人也若不  
類然其學無不通而要以詩律名一時爲詩者皆宗  
之先生亦樂然無拒故恒以是掩其餘能其餘力尤  
工書自晉唐以上名家皆能辨別真僞而以意會之  
懷素宋克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行  
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稿亦不苟  
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

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  
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  
爲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初拜刑部主  
事或疑吏事非其所長先生益勤益慎聲驟起遷員  
外郎勅封及其父久之用薦者遷浙江按察司僉事  
不激不隨執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益著以家艱  
歸廬墓薛山產瑞芝人知其孝感再之浙鄉人以其  
地近而俗同以爲幸其所知者懼其前所憎愛賞罰  
者具在以爲難浙之人曰是再來生我也先生皆不  
以爲意未幾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爲遠方雜夷不

可以法律稍弛平素廉介無礙也先生曰彼自遠吾道不遠且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吾中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於雲南及其土人皆驚曰吾向來未嘗見此三原王公初起爲冢宰曰若曹某者可置之遐遠耶轉浙副使時當專海道武弁以賄賂爲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勅讀律皆知有此賊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威令大行朝野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不可得人亦不知其何爲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得致仕鄉之人且高之咸笑曰吾松稱多顯宦溺而不止遣而歸者不論

目前可數者尚七八人或年及或位滿或苦疾或而顧家或憂後之未立或觀望上下未能盡如其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於其未仕時進當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者莫加焉且子姓之賢冠於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何所爲而歸哉先生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吾烏得爲無爲歸則與兄種菊數畦歌陶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效其體爲詩人不能別外與諸從昆弟懽忻皆如少壯時其至少者時信才俊邁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果薦於鄉名太學其爲詩亦與先生俱行於時從子

憲與時信同課業於先生先生曰子知規矩者稍舒縱當與若叔同果繼時信而起從孫儔又將繼憲而起先生視之如已之孫孫仕介遣之從明人游而以憲督之皆嶄然見頭角憲歸功先生先生笑曰吾家學肯使他人論功耶其子志克家承顏以詩繼先生居羣從先生先生之老而樂肆力於詩字以裕孫謀不損素節者咸賴此後生錢福曰華亭自陸顧以來代有文人至國初楊陸錢稱三高專以詩名至袁景文而絕曾進士九峰始奮起欲追古作家宋以下弗論也先生於九峰爲母弟少從之游徙倚於三高墓

側弔二陸祠而有感焉及從夏止軒游止軒一代之文士也其父封主事公與錢文通公洽文通公之家隴於余山省必經焉先生從游廣唱所得良多今其名家則集衆體而有擇焉者也其在刑部與吾鄉奚郎中吳侯員外方同進而不廢詩一時若今刑侍屠公勲李公士實都憲林公俊叅政顧公福太守王公存敬及吾師陳西潭章皆推遜之而訂盟於吾師李閣老西涯曰松之詩派在曹比吾先修撰公致仕自雲南歸曰吾曹公非松下人也天下士也吏吾土者惟林與之合乃知先生與林公不獨以其詩契而已

也福歸猶獲從西潭侍先生遊諸山而有倡和焉今  
之同福游先生門者鶴坡王良佐雲巢沈淮而下若  
千人分題咏歌爲先生壽而福懼無以進乎此摘所  
見者爲小傳若先生有爲而出無爲而止清不苟名  
和不濶俗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  
世而不偶世以輕售則福所終身願學焉而未能者  
已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  
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  
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  
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  
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  
悍生怒先生魁岸以堊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  
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  
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  
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  
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  
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跪上之



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櫓撻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旣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

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惟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泰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橐橐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榜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叙 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

賁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  
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  
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  
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  
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  
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  
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  
曹一時人豪

浙江提學副使王公墓志銘

王紹元

先生生而穎秀不凡髫年耽嗜文籍倦不知息十五  
角藝場屋勃有聲稱弘治甲子中江西鄉試正德辛  
未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山東盜起徧于畿甸之間  
而大帥玩寇老師底寧無策先生憂之卽上疏歷陳  
平賊機宜大要專責將領申飭軍法信賞必罰務期  
平蕩詞意峭直忤旨然亦陰嘉其敢言獲免罪謫明  
年授刑部四川司主事讞鞫詳明平反孚允九年甲  
戌乾清宮災下詔求言先生以武皇春秋鼎盛  
皇嗣未生天下人心無所繫屬乃請擇宗室之親賢

年少者一人育之宮中俟皇子生然後封以親藩禮遣之國如宋仁宗朝故事疏上留中不出明年乙亥以疾乞南歸十二年丁丑病痊起復補本部湖廣司官如舊是時武皇方興畋游駐近郊旬日弗返先生憮然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旦出而暮不歸則子徬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向心復宴然則其不孝甚矣於是暨乃僚疏名力請還駕反覆勸導剴切忠直人皆壯之時冢宰遠庵楊公聞先生名欲援入吏部使相知者論意令往見之先生不從事隨寢比年錄囚直隸持法甚嚴權幸如江彬

者亦不得干撓十三年戊寅陞本部浙江司員外是年五月兄清崖公以疾卒于宮家屬未偕惟先在侍躬親湯藥經理喪事心力殫瘁有庾袞之風焉且念公輿櫬萬里外不忍付之僮僕疏請護歸歸見栢軒公暨曾宜人垂老載白臞然在堂季弟鄉進士芹又卒遂絕意仕進家居七年而聲聞籍甚嘉靖甲申以薦者交至特命吏部取用擢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南部舊以伶人給使太常天文之屬各有供億先生悉罷之釐僭踰清混濁官度一新又以祠部所職祀事爲先乃疏三事曰舉祀典以崇道學曰正祀

典以昭世戒曰備祀典以表忠賢語具類藁中五年  
丙戌聞栢軒公病亟遂疏終養不待報而歸踰年栢  
軒公疾革先生哀毀幾滅性六年冬詔許內閣部院  
大臣各舉文學堪任翰林備顧問者時大司寇胡公  
世寧特舉先生尋陞浙江提學副使就家起之先生  
以妣曾宜人衰病力辭不赴壬辰宜人卒一如栢軒  
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入城府雖  
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方將究聖賢之業爲  
君子之儒遺榮養素淡如也歲丁酉以言者交章力  
薦得特旨且檄有司敦勸上道先生堅臥不出所著

有講學錄大儒心學錄大儒文抄忠義錄仕範景行  
萃編之禮經要宋名臣補遺七大家文選古今諫議  
集疏王氏族譜嚴慈終慕錄行于世

浙江按察司副使閆公溥墓志銘

許宗魯

公諱溥初字克周後更字公父其初公之祖方伯公  
浙公實生焉晚乃從其父宦京師四歲而孤方伯公  
歸居長安城中而故興平人也成童有異質方伯公  
愛出諸孫右謂當繩其武弱冠學成受知於學使虎  
谷王先生弘治辛酉為西安府學生正德丁卯以尚  
書中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乙酉授刑部河南司主  
事己丑晉雲南司員外郎是冬再晉河南司郎中辛  
卯陞直隸保定府知府甲午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明  
年乙未被論罷歸公初舉於鄉年才二十又四後屢

困南宮復值家替方其居太學時闔人劉瑾竊弄政  
權公爲同邑人或勸爲速化計公厲色揮謝退益淬  
礪講學授徒處貧而樂後卒取上第語人曰是以成  
吾先祖之意也其在比部研精律例鞫訊不苟原情  
附律不苛不縱人稱平馮是時光祿崔卿子忿殺鄰  
婦其子故宰相甥也時宰曲爲請釋公謝不往見迫  
之見公復謝曰僕與相公均有法守光祿子罪抵死  
相公欲生之宰相易法大亂道也僕守死不敢易嗣  
有富室袁氏姻聯鉅璫事下法曹朝貴半爲請託且  
賂滿鉅萬公竟置於法時朝論翕然歸之謂爲真法  
吏其守保定郡爲右輔路當八衝兵衛雜糅錢穀  
訟應接不暇盜賊鋒起豪右戚畹武斷漁獵凡人有  
不堪者公處之裕如若其抵徐某之罪而攘奪之害  
革發魏東之姦而府庾之弊釐塞唐水之泛而沮沒  
之患熄程邊運之役而轉輸之勞均嚴課試之方而  
科第之才盛獎廉勤之吏而郡邑之政修慎鄉飲之  
選而禮讓之風醇表節孝之門而習俗之積振古所  
謂循良公蓋庶幾也癸巳秋大同構變朝命宗伯黃  
公戡撫黃請於上遴公與俱公乃揚威布澤持法行  
權元惡就刑反側向化公績爲多旣乃晉副浙臺公

視事適臺員闕乃兼攝數事浙人素欽其譽吏慄慄不自存民則熙熙自慰也先時臺中申飭憲度率由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接見有制凡庭叅止長揖不屈膝今靡靡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否公曰是何疑哉臺史郡牧均人臣也憲度具在余惟執禮以遇越分媚人吾恥為之徑揖不顧臺史揚加獎善陰排於同列羣議煽沸鬱而未揚乃闕其去郡攬撫絲髮交閔攻擊銓衡軒輊擬議居閒而自樹者顧多賞譽公乃擲不校浩然賦歸一切仕進棄不置念買田葺廬讀書教子彈碁賦詩飲酒自放漠然於世不相關也卒之日鄉評士論皆惜其閔擴之才而尚其長厚之風云按閔氏之先為京兆萬年人至唐右相立本葬興平馬嵬坡始家其地元季避亂入蜀國初諱昌者始復業昌生遵道遵道生贈順天府尹秉直秉直生通以人材授南京刑部司獄贈順天府尹通生鐸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府尹出守衢州仕終浙江右布政使鐸生璘廕補太學生授鴻臚寺序班贈刑部河南司主事

浙江按察司僉事王府君濂墓銘 宋 濂

濂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 工部主事

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爲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濂

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

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

聞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媿歎

以爲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入禁林府君已

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

字習古濂州定遠人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



愛之爲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陞安  
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爲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  
終府君嗜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爲聲詩音節韻趣皆  
有法推擇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  
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  
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亳說其軍帥曰民  
罹虐政不得已起爲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虔劉人以  
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  
聞其言以爲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  
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  
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爲墟府君度必無所  
成謂所親曰區區豈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  
志欲生烝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燃尚  
自謂得計耶吾聞 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  
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  
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 上左右  
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  
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  
協厥中人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  
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

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深簡注之陞爲中書員外郎遷提刑按察司僉事  
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  
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  
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病民竟  
爲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洪武三年四月卒  
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卒  
仲曰佐卽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  
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  
鎮撫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  
其論議輒掀目吐氣指方畫圓袞袞數千言不休臨  
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復面折不  
少怨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不問遇凍餒者  
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務以不  
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  
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  
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媿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  
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宜正墓志銘 胡廣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問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怠危之意賜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罔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

爲陳所銜傳致其死時在洪武六年得年四十有九  
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  
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灞溪曾祖諱某兩頌宋漕舉  
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  
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  
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  
東湖讀書聲琅琅聞於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  
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  
始事鄉先生劉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  
之時郡守開堂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綵綺二  
旣而持所學試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  
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奚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  
司病吾元季天下繹騷其友梁某爲福建招討託致  
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拜公曰微  
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逆旅  
忽得疾公親爲調藥餌旣死公抱之而哭解衣葬之  
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  
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子三人長曰  
忠次日勗幼曰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爲  
名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其文學爲儕輩所推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丞直傳

黃佐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吐詞  
 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和王以道  
 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編讀其所藏書學益  
 瞻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國朝被薦召見 高皇  
 帝與語奇其才識卽除國子博士吳元年太學初設  
 堂上官乃拜司業贊襄祭酒許存仁立規條以束諸  
 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丞直每切切誘  
 掖獎勵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者莫不敬業樂羣多  
 躋顯仕每朝 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  
 丞

直褒賞之丞直爲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予  
告歸祭先墓丞直謂曰 主上天與人歸公爲儒臣  
宜竣登極不宜遽去存仁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  
始悔不從丞直之言已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  
朝 上召使前面諭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  
事時方谷珍初降人情洶洶丞直接部懲其尤梗法  
者 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出江  
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朝廷方修典禮丞  
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旣進擢秩知崇明州豪猾之徒  
相與構陷之遂坐謫籍丞直行部遇秩子靜於途厚

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匍匐走  
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  
上勅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  
罪丞直之力也其曲盡友道類此時承元亂後國法  
嚴重丞直接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在空同山  
陽自稱空同雪樵學士宋濂爲之作賦王以道嘗爲  
丞直言其避兵荆沅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髯碧  
瞳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受而行之志氣日愈冲邕丞  
直得其書以爲異端不之信也旣隱居多疾乃用其  
方術導引吐納宿疾皆蠲竟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

於世

浙江按察司僉事蔡楫傳

縣志

蔡楫沛縣人舉孝廉爲嘉興縣知縣初至官出滯囚二百餘人勸率富民納逋糧四十八萬有奇縣多亡賴楫於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率教令亦志之由是民感媿皆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董伐材于江西屢疏民疾苦以聞陞浙江僉事正已率下而寬猛適中以永樂二十一年卒人多思之

鄭僉事建傳

魏驥

公姓鄭氏名建字弘中淡泊其別號也閩之福唐人自幼敦重樸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長從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公英學公以其天姿穎悟不凡師資而器異之經明蔡氏書業習舉子業學成膺鄉薦秋闈一掉鞅而捷明年上春官登進士第載蒙簡拔爲庶吉士讀書翰林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期以大成未幾言忤當道黜爲廣之南雄通判旣抵任知郡民避徭役逃竄者居多公卽與郡守輩議



曰一郡之民吾聞逃者過半吾輩將何爲以答上之所命乎衆皆默默無以爲意者公獨不避險艱徧歷屬邑以招徠之仍具奏許免逋負不數月民悉歸之尋懼內艱將去職民遮道攀留咸曰公其活我者公其將去我將誰依躊躇久之覓間道乃始得行服闋謁選天官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礦相爭至有與官軍拒者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蒞其事公以推擇而往旣至諭民以禍福且首爲平其力役民遂以寧良課亦不勞而辦倏聞寇鄧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將出擒之公時分守龍泉偕其子

躬擐甲胄率民兵與賊抗者數日所首五百餘級龍泉以平叅將尚書石公璞復委公除其餘孽公直抵其巢察其情皆良民不過被寇勢挾而烏合之者悉諭之以歸農得其被虜男婦二千餘口以還其家蓋亦由公平昔有信有惠及民而致然也值公秩滿將有述職之行鎮守太監尚書暨巡撫御史統藩臬二司列奏留之陞同知復奏公有平寇功又陞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改公浙江按察司僉事公除奸剔弊較昔尤詳有奸民不得逞者乃構辭以危公公致被逮者再人皆惜之賴朝廷

之明卽令復任旣還公乃以老且病辭獲拜俞允以致其仕云公平生篤忠孝寡迎合冰蘖固守所至不以家累隨去官之日行李蕭然昔先正有言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公實有焉抑公豈不得爲一代豪傑之士哉今其歸矣括蒼之士民有好義而知公者請傳其事以爲去思子故撫其實書以歸之

浙江按察司僉事大父和公維傳

孫學正和春撰

大父諱維字振綱其先山西陵川人考琦嘗爲河陰訓導因占籍河陰大父仕浙江按察司僉事八年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致仕寓大梁三十餘年卒葬夷門先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五年天順初藩臬吏多弗稱上簡廷臣得我大父等十四人召至便殿上親諭遣賜宴人寶鏹千貫以行大父之赴浙也自謂職無所不當劾或難之曰吾受諸帝所他尚足卹邪是時藩臬吏多私養馬卒雖妻妾巾機襦

履絲絮悉養馬卒出他不法稱是大父遂發以聞  
上覽奏大悅遂按諸不法者坐之由是<sup>堪</sup>隙卒爲諸  
人所讒誣會有憂事歸遂免前是浙販絲氏有值劫  
者亡其刀獨鞘在權貴者遂誣機戶姜魯等劫曰用  
絲劫絲每顧殊無左驗大父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  
曰若絲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於是密遣邏<sup>一</sup>旁邑  
至海寧插秧人褲上隱隱有字也孰訊之具服 刀  
所在曰在新宮橋下取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  
大慙怒又嘗江行聞哭聲蓋寡婦兒爲人所畧賣立  
廉致還其婦此春兒時所聞他不能記也性善酒及  
徙大梁日與郡中諸長老豪傑往來飲飲輒醉間肄  
習書賦詩所著書并詩數十百卷嘗夙夜起坐中堂  
誦春驚覺欲起而吾大母業已附窻戶趣起大母相  
大父克稱婦道蓋雖大急遽闔內肅肅焉諸眷屬往  
來接遇厚故數喜來來數見屏几涓潔又見衣至敝  
不垢汙輒相顧語傳以爲式云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濬墓志銘

文徵明

僉事皇甫君子安旣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夫  
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  
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會東宮肇建遂用  
爲春坊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  
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憤卒  
翫麟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  
侈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  
不受其咎也君諱濬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爲氏  
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

孔聖里世爲長洲人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  
再傳逋君之曾大父也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  
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  
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  
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卽解誦書占對敏給異於常  
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選入郡學爲諸  
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探討務求抵極摠  
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君與二弟  
遂收甲科聲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儷者而君  
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憫然自守不與時流

逐人亦莫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  
精膳司再收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  
藩夷朝貢凡餼館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  
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  
浩穰君奉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  
曩時損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  
穢濫君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  
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  
師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  
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以上當君心遂爲諸公

大臣所簡擇春坊之擢蓋緣於此 車駕之行君先  
已註籍扈從會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  
君不在有司乘間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  
平府通判踰年召爲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  
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  
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天台寧紹諸郡民忭而狡  
饕諛喜訐最爲煩劇君所至懲飭綜核周審適伏若  
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崇賢納之仁軌甫三  
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逸覽觀山川發爲  
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達而南遷考覈惟

視一

履以爲黜陟近時乃有旣徙官而徵其舊

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慙亦不敢  
公肆詆毀君初輔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  
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  
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  
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旣  
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嶮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  
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暮玄晏先生所爲自  
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問學之外他無  
所事羣經子使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

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  
所擇見諸論稷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  
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  
奧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  
于卷

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裾誦義之日久  
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與歛歔悼痛有典刑之  
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懼世德寢湮奉狀來請銘按  
狀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  
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  
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廣  
布政司叅議萱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  
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鬱然盛  
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

元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於一切世榮意  
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  
曰命也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  
勢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羣籍  
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  
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  
詩爾雅冲澹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  
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  
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單辭片楮傳之  
好事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較

著者而以跡弛困遊稍從祿仕爲浙之藩幕非其好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  
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舸嘯  
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  
者任苛政爲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  
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磬懸殊安之而期必竭其  
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羣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  
能布席對客嗒然班荆趺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  
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檝叢竹茂林因公而勝  
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強之纔一往卽



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倚蘭  
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  
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  
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類  
聚詩紀類林等編夥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寓內賢豪  
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玉吳中蔡翰林九達文翰林  
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  
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毗董太學  
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  
言東粵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填

箎一時無不推轂公爲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  
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  
副思道邂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  
面驩然定交古歛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時其入都造  
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爲  
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偃僂若不勝衣而提  
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諂附反傳咸意著叩頭  
蟲賦以見志又憤後雋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爲談  
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隲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脣  
吻於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卽虛懷延譽不置

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  
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者傾囊訟于官必  
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援之卒置  
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匍匐臨之哭失聲聞  
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  
我渡廉公行誼爲白其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  
扁其門巡按邢公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之里巷爲  
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修邑  
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  
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

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  
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  
年八十有一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  
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徼再命榮建  
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  
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  
矜勢能之榮而獨以鴻文鉅藻大放厥辭爲藝林望  
令與覩然懷尺組岌塵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卽公考  
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  
有能辨之者



